

日本推理小说文库

蒸发



日
夏树静子
著

群众出版社

J313.4
=6

95261

蒸 发

(日) 夏树静子 著

杨军 (逸博) 译

群众出版社

一九九六年·北京

(京)新登字 093 号

DK64/1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蒸发 / (日) 夏树静子著; 杨军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1996. 5

(日本推理小说文库)

ISBN 7-5014-1394-0

I. 蒸… I. ①夏…②杨… III. 长篇小说: 推理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08555 号

版式设计: 连生

蒸 发

(日) 夏树静子 著 杨军 (逸博) 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华利国际合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736×965 毫米 32 开本 10 印张 170 千字

1996 年 7 月第 1 版 199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5014-1394-0/I·513 定价: 10.00 元

印数: 0001—10500 册

内 容 简 介

少妇美那子突然离家出走，随后又从正在飞行的航班上神秘消失，像蒸发的水珠一样再无痕迹。其夫携子寻妻，其情可哀；其情夫——记者冬木难斩情缘，亦苦查其踪，决心找到她再续恋情。不负冬木的苦心，他终于查出了美那子隐身之处。然而，当他赶去时，那里只有一具冰冷的男尸，死者竟是美那子初恋时的情人丹野。美那子从失踪者变为凶案嫌疑人。冬木不顾一切地继续寻找美那子，但同时也感到了浓重的杀气，而这一切均与若隐若现的美那子有关。美那子究竟是怎样的人？她是受害者还是害人者？她是死是活？这纷繁复杂的感情纠葛将怎样理清？当读者终于明白这一切时，相信那哀怨的结局、凄美的感情将深深震撼心扉。

此书曾获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玻璃蔷薇	(12)
第二章 飞往札幌的 585 次航班	(46)
第三章 第二次失踪	(56)
第四章 望乡庄 15 号房间.....	(81)
第五章 失踪的背景.....	(110)
第六章 12—C 的女乘客.....	(129)
第七章 邂逅相遇.....	(149)
第八章 迟迟下手的原因.....	(163)
第九章 线 索.....	(182)
第十章 隧道之谜.....	(213)
第十一章 美那子的踪迹.....	(251)
第十二章 残存的墙壁.....	(286)
尾声.....	(306)

序

新世纪航空公司 585 次从东京飞往札幌的波音 727 班机，正在空中顺利而平稳地飞行着。

6 月 20 日晚上 9 点 50 分——

空中小姐田渊久子往驾驶舱送过咖啡返回工作室时，心里再次涌出一股不安的感觉，于是特地浏览了一下客舱。

客舱内灯光昏暗，显得静悄悄的。疏疏落落亮起的阅读用灯，表示少数几位乘客还在埋头阅读杂志书报，而大部分的乘客则斜靠着椅背闭目休息。

这班飞机是在雾雨中的东京机场起飞的，比预定时间约迟了 5 分钟。此后飞机一直按照飞行航线前进，现在在盛冈上空，大约再过 20 分钟就可以抵达千岁机场了。

田渊久子是在不久之前——准确说起来大概是在 15 分钟前吧，也就是她分送饮料完毕，准备收回空纸杯时，突然觉得不安的，心情也无法稳定下来。这种不安感并非出于飞行中有何故障之兆，而是她

觉得客舱内有不寻常的异状。

田渊久子今年 29 岁，大学毕业后便进入航空公司工作，已有 7 年的飞行经验，不久之后即将停飞，改做地勤并指导新进人员。这架飞机上的 3 位空中小姐中，久子的资历最深，客舱内只要稍有异常，久子立刻能觉察出来。

但是，今天的不安她却始终找不出原因。

她又特意扫了一眼机舱内的情况。这时，其他两位空中小姐——菊畑敏江与重松三千代出现在甬道的另一端。菊畑敏江从架子上拿了一条毛毯递给客人，重松三千代则在和前座的一位乘客交谈。

突然，“请系安全带”的指示灯亮了，从机舱传来的信号铃声也响了起来。久子拿起工作室入口处的听筒，副驾驶小久保清晰的声音传了过来：

“由于乱流接近，请准备系安全带。”

“知道了。”

说完，她挂断了电话，拿起旁边的麦克风。这时菊畑敏江走过来，好像有什么话要说，但看到久子已拿起麦克风，便又退了出去。敏江今年 28 岁，也是资深空姐，不过她已决定下个月结婚，不再飞了。

久子用麦克风通知乘客系上安全带，但睡梦中的乘客们却仍没有行动，空中小姐只好为乘客一一系好安全带。

久子首先走到最后面，以确定一下 23—D 座位

上的6岁小乘客的情形。这名小女孩叫向坂雪子，是单独出行的。最近航空公司为3岁—12岁单独搭飞机的小乘客提供的照顾使因事未能同行的父母觉得非常放心。这一类的小乘客通常都安排在最前或最后，坐在空中小姐旁边，以便就近招呼。

向坂雪子似乎是常搭飞机的样子，她的表情大大方方，安心地坐在座位上。久子替她把安全带系好。

“快要到了吧。”

雪子露出小虎牙笑着说道。

然后久子一边巡视甬道两侧三列并排的客席，一边走向前面。菊畑敏江与重松三千代也在分别为乘客们服务着。

走到客舱中央时，久子突然发现了自己一直觉得不安的原因。从前面数过来第12排靠近甬道的12—C座位竟然是空的，也没有行李，盛果汁的空纸杯被扔在脚踏板上。

菊畑敏江走过来，挨在久子身边。高大爽朗的敏江，脸上有点疑惑，低声地说：

“刚才我就发觉这个客人不见了，本来想问问你，可因为要系安全带的事又没机会问。”

“会不会是上洗手间了？”

看到空座位，最自然的反应就是如此。这类的波音型客机，通常前面有一个化妆室，后面有两个化妆室。如果正在使用，门一拴上外面的灯便会亮

起来，然而此时三个灯都没亮。

“我们去看一下吧。”

由于目前已打出系安全带的指示，在原则上乘客不能离开座位，所以空中小姐去化妆室问一下并不失礼。

在前面的重松三千代走过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敏江简单地把事情告诉她，并且要她检查前面的洗手间，然后自己匆匆向后方走去。这时候飞机摇摆的很厉害。

久子再看看 12—C 的周围：有的乘客发现空中小姐在注意他们，赶快坐正，有的乘客却依然闭着眼睛，谁也没去注意有个人不在座位上。

12—C 的邻座是位中年男子，正在专注地看一本杂志。

“对不起，打扰一下。”

久子轻声地说：

男子抬起头来看着久子。

“请问您，这位乘客是和您一道儿的吗？”

“不是。”

男子摇摇头。

菊畑敏江与重松三千代各自从甬道一头走回来。从她们的表情就知道每个化妆室里都没有客人。

“请问，您是否知道这位乘客去什么地方了？”

久子小心地问这位男子。

“不知道。”

男子稍有不耐烦的表情。

“那么，您知道是什么时候离开的吗？”

“这个……我一上机就睡觉了，旁边的事我不清楚。”

这时，两位空中小姐走过来。

“前面的化妆室里没人。”

重松三千代说。菊畑敏江说的也一样。

三个人不约而同地再次仔细看了一眼客舱。如果是乘客少的时候，也许有些乘客会任意移到别的座位去，不过现在可是坐得满满的。129个座位，在出发时全部客满，有一个3岁儿童买了半票，但也占了一个位子，另外还有一个母亲抱着大约半岁的婴儿。

除了12—C以外，那128个座位上的情况均无异状，当然不会有人站着，座位以外的场所也没有人。

奇怪了……

田渊久子刚才心里的不安感，现在已成为具体的疑惑。

随着时代的进步，各国的客机越来越大型化，乘客人数也增加了，即使是资深的空中小姐也没办法一一了解乘客的动向，所以什么时候少了一个人，久子已记不清楚了。不过，这一趟飞行，由于座位客满，在久子的头脑里一开始便有着随时都要坐满才对的观念，因此当她发现12—C的座位是空着的时

候便马上产生了异样感。

3位空中小姐来到工作室里继续谈论着。

“飞机起飞时座位是客满的吧？”

久子首先向站在后方出入口迎接乘客的重松三千代问道。

“是的，总共129人，其中有一个单独的儿童，还有一个婴儿，应该是130人，和机场航空站传来的联络完全相同。”

个子较小、比较内向的三千代很有自信地回答。

通常乘客在距离起飞20分钟之前开始登机。这时候，如果是波音727—100型的话，会有3位空中小姐，其中两位分别站在前后出入口迎接乘客，另外一位则在机内招呼乘客入座。

这班飞机也是按照惯例，由田渊久子站在前方出入口，重松三千代站在后方出入口，菊畑敏江留在机内。她们各人手上拿着一具点数机，点算着通过自己眼前的人数。全部乘客登机之后，再合计人数。总计130人，包括单独的小女孩和一名婴儿，就像三千代说的，全部客满，并且符合航空站的联络。然后久子向机下的航空站人员报告出发准备完毕。当然，一旦登机，没有乘客能够再出去的，当时也没有这种情形。久子一方面确定着自己的记忆，一方面也向三千代问了一下。

“绝对没有这种事。”

三千代斩钉截铁地说。

乘客人数报告完毕后，出入口的门立刻关闭。大约5分钟之后，飞机便开始起飞了。可以确定，起飞时没有任何问题。

那么，12—C的客人究竟什么时候离开座位的呢？

“那个位子是什么人坐的……”

久子好像对这个人一点儿印象都没有。

“我记得是个女人。”

菊畑敏江的黑眸闪着智慧的光芒，她一向以机智与仔细著称，在公司里极获好评。

“好像是暗红色的长发……穿着蓝色衣服。”

“啊……”

久子突然想起了这个人。乘客登机的时候，站在前方出入口的久子，确实曾经看到这么一个垂肩长发略带红色的、穿着短上衣、头略低着的女人——是的，这个女人还戴着一付深色的太阳眼镜，那一瞬间，久子还曾被吸引了一会儿。女乘客仿佛害怕被别人看到，低着头走进甬道，并且在12—C的座位上坐下……一旦打开记忆，这些影像便陆续出现在久子的脑子里。这个女人现在竟然在飞机内消失了。

一种说不出的恐怖感逐渐袭上久子的心头。

“送湿毛巾的时候，确实还在呀！”

菊畑敏江一边注视着空座位一边自言自语，她的脸显得有点儿僵硬。

门关闭后至起飞前，空中小姐首先必须做的工作之一就是分发湿毛巾给每一位乘客。当时前半部的乘客由菊畑敏江负责，后半部的乘客由重松三千代负责。

敏江说她记得很清楚，当她把毛巾递给 12—C 的女客时，她还一边说“谢谢”一边伸手接过毛巾，而且大约 5 分钟之后，收回毛巾时女客还坐在座位上，那时飞机早已离开地面了。

这之后大约经过 15 分钟，又分送饮料。她们用手推车装载咖啡、红茶、果汁三种饮料，由久子与三千代推车，久子分送甬道右侧的乘客，三千代则分送左侧的乘客。久子问三千代能否确定这时候 12—C 的女客还在座位上，三千代无法回答。那段期间飞机已经起飞，系紧安全带与禁止吸烟的警示灯均已熄灭，机内的气氛比较轻松，也有人上洗手间，当然会有空的座位，因此，12—C 的座位即使是空的，也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如果在分送饮料之际有乘客不在座位上，推车便继续前进，等推车回程时再领取。关于这一点，久子与三千代都没有 12—C 客人领取的印象。不过，在 12—C 的脚踏板上找到了一个空纸杯，从这一点来看，这位女乘客确实拿到了果汁，并且已经喝完。

再怎么看，客舱内就是没有 12—C 的女客，化妆室里也没人，剩下来的只有驾驶舱了。然而，按照规定乘客是不准进入驾驶舱内的，尤其是在劫机

事件经常发生之后，驾驶舱都防范得十分严密，从外面根本打不开舱门。更何况，久子刚刚送咖啡进去时，驾驶舱内也只有机长等3个人……

虽然如此，为求慎重起见，久子打算再次进入驾驶舱内看看，同时也必须把这件事向机长报告。

“再点一下乘客的数目吧。”

敏江说。

“拜托了。”

久子立刻答应了。

重松三千代拿起计数器向后方走去，久子则走向驾驶舱。按照约定的信号敲门后，机械员水谷打开门让久子进入。

驾驶舱内一片寂静。驾驶座左侧是机长，右侧是副驾驶，机械员则傍门而坐，这是规定的坐法。其他还有两个预备的椅子，但没人坐。狭小的舱内一目了然，确实只有3个人。

久子默默地站在那里，使副驾驶小久保感到奇怪。他问她有什么事。

“呃——有一个女乘客不见了。”

“不见了？”

小久保略带开玩笑地挑起双眉。

“是的，不在座位上……客舱里到处都找不到，可是起飞时还在。”

“真是怪事，你们不会弄错了吧。”

“我们3个人都记得很清楚，这个女人红头发，

穿蓝色衣服，在分送湿毛巾时，确实坐在座位上。”

“难道在这之后忽然蒸发掉了不成？”

小久保还是半带开玩笑的口吻，久子的胸中却突然跳了一下：是的，那个女人正是蒸发了。

“这可真是现代奇闻了。”

小久保还要说话，机长此时却说：

“现在开始准备着陆。”

然后机长用英语与塔台联络。机长全神贯注地盯着前方，小久保也不再分心，坐正了看着前方。

久子把门关上，回到客舱内。由于飞机正在降落，系紧安全带与禁止吸烟的灯又再度亮起。12—C 的座位依然空着。

重松三千代走过来：

“总共 128 人，外加一名婴儿……还是少一个！”

久子告诉三千代，无论如何还是准备降落了，反正少一个乘客其他人也不会发现，机内不致发生混乱。在飞机降落之前，每一位工作人员都要专注于他们的工作，无暇理会少一个人的事。

久子取下麦克风，以稳定清晰的声音向乘客报告飞机即将着陆。

大约 5 分钟之后，即晚 10 点 5 分，585 次飞机安然无恙地降落在千岁机场。

和登机时一样，久子站在前方出入口目送乘客下机。每一位乘客的脸孔及服装都不曾改变，唯有那位神秘的女乘客，始终不见踪影。

现代奇闻——

目送最后一位乘客离去后，久子的心里又涌出那种难以形容的恐怖感……

第一章 玻璃蔷薇

1

1971年5月21日,《每朝新闻》以三段文字刊载了这样一条新闻:

日本记者在越南殉职?

摄影师受重伤 美国记者死亡

在金瓯角的西方受袭

(本社西贡分社20日特电)根据南越政府军发言人20日宣布,当天早晨,在南越金瓯角西北20公里的运河附近,发现了被射杀之美国记者的尸体以及身受重伤的日本摄影师,另有一辆全毁的日制汽车。发言人又说,死亡的美国人是美国USP通信社的J·哈特曼记者(28岁)。被短枪子弹贯穿腹部而受重伤昏迷不醒的还有同一报社的澆田昭广摄影师(35岁),出生于青森县。

在金瓯角野战医院,苏醒过来的澆田摄影师说,当时日本日报社外信部的临时特派员冬木悟郎记者(33岁)也与2人同行,受到枪击后滚落于运河中。